

新訂四書禪讀頁上孟卷之二

粵東鄧 林退菴先生手著 齊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初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曾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天時 天時章旨

時日有支干 此章見人君當以固結人

而支干有孤心為本首節推用兵之要

虛王相王即歸重人和上二三節詳天

旺字時四時時地利之不如人和四五

日辰子丑節言得人和之可以無敵

寅卯辰巳午 天時節旨

未申酉戌亥 天時地利未也人和本也

為支甲乙丙 疊下兩不如俱在用兵時

丁戊己庚辛 較量二句且虛說所以不

王癸為干支 如之故全在下文註孤虛

子所以配時 或就干支上看或就五行

自而用之也 上看可兼用

兵家只就孤 三里節旨

虛旺相上論 此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曰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

也講孟子論治歸本於人和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兵家之所尚然夢而論之得

也講天時之善者雖可以取勝然情或察之數不如地利之固其形勝之據為可恃

也講地利之固者雖可以取勝然特有形之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

勝也不勝見城郭雖小亦古得地利意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此句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誠以

應上講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兵家用攻者觀之彼三里之小城七里之小郭若易于攻矣乃環其城郭而攻之而不能勝焉夫曰環而攻之則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矣然而不能勝者是天時之善終不如地勢之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重此二句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因空城難守兼言兵革米粟總

田爲主攻乎 城非節旨

旺者爲相得 此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

其助也敵乎 者言在委而去之上見

旺者爲孤以 故曰節旨

相克也生乎 此極言人和之當得故曰

旺者爲虛子 二字接上之辭城民三句

實則得虛也 非由地利只引起人和之

皆在五衍生 爲重耳不以不全以此也

尅上論如甲 策主所講人和不過招徠

乙木實則王 籠絡之術故孟子特下得

癸水虛如甲 籠絡二字得道不外仁義須

乙生丙丁火 便是本旺火平日體恤民心如所欲與

成個 委而去之 人心不和 是地利不如人和 此句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

地利 委而去之 不爲之乎 是地利不如人和 應主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謂

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 識以兵家用守者觀之當敵人來攻城非不巍然高也池非

不淵然深也 兵革所用以衛此城池者非不堅利而可以應敵也 米粟所養以保此

城池者非不多而可以持久也 其爲地利固矣然而人心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

不和卒去棄而去之焉 是地勢之利又不如人心之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

界 封是提封 固是固守水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威天下是

疆是境上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注川曰谿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威天下是

道者多助 道指仁義說多 助是眾心願附 失道者寡助 反上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至是究

天下順之 順是悅也 域界 觀此則知人和獨重而有國者當務人和矣故曰域限

而歸 意謂眼也 其民者不以封疆之界以封疆可以限民之形而不足

以收民之心也 固守其國者不以山谿之險以山谿可以壯國之勢而不足以立國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辰已爲虛戰

以天節旨

君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陣之法背孤

此只就人和上決戰勝以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擊虛因旺乘

終首節不如之意上二句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相見吉○朱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已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與爲敵意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子云孤虛以戰必勝要見彼雖有天時方位言如俗地利皆不足憑意

言向某方利

將朝章旨

某方不利之

此章明賓師之不可召蓋

類旺相指吉

朝自孟子則可召自齊王

時

則不可故不能達辭疾之

地利

意於王而明不可召之義

孫子曰地者

於齊臣也人臣敬君須把

遠近險易廣

仁義輔君做個堯舜方為

狹死生也

敬之極然必先以道德自

米粟

重方能以仁義輔君

金仁山曰有

將朝節旨

穀曰粟無穀

不直召而託疾亦見齊王

曰米米切用

不自安處孟子之對非欲

而易勝穀氣

其相稱只是示不可召而

全而可久古

起王尊德樂道之誠耳

人兼積之

明日節旨

封疆

出吊在明日則疾之非真

古者有國封

可知吊於大夫之家欲因

土為疆

臣以警君也丑亦不知孟

東郭氏

子賓師自處之禮故問

氏族略云東

王使節旨

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也故得道之君子有不戰必勝矣亦何假於乘天時憑地利哉世之用兵者當知所以重人和矣

○孟子將朝王

將字作

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

如作

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

視朝

朝是明朝視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是欲孟子來

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朝是出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

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一日本將朝

王王不知而使人來託辭曰寡人將

欲就見者也但適有寒疾不可以冒風而出故不能就見焉但朝將視朝不識夫子

肯一來而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亦託辭以對曰見王固所願也但不幸而亦有疾

不能造朝蓋託辭以

明日是辭

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

明已之不可召耳

○明日出吊於東郭氏

疾之明日

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

吊或者不可乎

是疑其

曰昔者疾今日愈愈要作全

如之何不可

此尚未明

言微王意

氏齊

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疾而

出吊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講

孟子明日即出吊於東郭氏使王知其

非真疾以警悟之公孫丑乃疑而問曰

昔者於王之召則辭以病今日遂出而往吊則是明為託疾矣或者於理不可乎

孟子曰昔者疾適與召會今日愈適與吊遇如之何不吊蓋亦朱告以本意也

○

王使人問疾醫來

此亦見愛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

王命指朝將

能造朝二句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指不幸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趨造有急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郭氏姜姓齊問疾醫來都是好意若貶要是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此欲孟子實已言也孟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兄弟學於孟子公族桓公之煞下如何以大有為望他攔截實已言也者也宋新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謹疾此正可以悟王也孟子亦不知所以出用之意乃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權辭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來召適夫子有採薪之憂故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出而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趨造於朝但以小愈之身我不知其能至朝否乎既又恐其言之不實乃使數人要告之非強而迫之也孟子於路曰請夫子必無歸而造於朝以見王蓋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不得已非是為要所迫全勢不能止意之往也此為仲子設辭使託疾之意重示以非疾以傲王意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

愈晦而借一宿以發明之恩恩以君臣主敬敬以丑見王之敬子也子指未見所以敬王也君召意曰惡是何內則二句重君臣邊王恩仁言君臣主敬敬以丑見王之敬子也子指未見所以敬王也君召意曰惡是何

二句重臣敬君邊王之敬言也是字指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齊人指豈以仁義為不美也亦以仁其心曰子主平日禮遇言未見敬不敬王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齊人指豈以仁義為不美也亦以仁其心曰王本指不赴召但景丑未是度齊臣之心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是謂齊王何足與有則不敬莫大乎是是謂何足

說明故孟子亦第為驚歎臣之心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是謂齊王何足與有則不敬莫大乎是是謂何足而樂解說之齊人以下總我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不敢見所陳皆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破未見所以敬王之意堯堯舜之道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不敢見所陳皆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舜之道仁義是也故止曰全在責難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嘆辭也景孟子既不能顯言其仁義不曰堯舜之道陳者之心上說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意又不可趨造於朝陳其道以堯舜望其君所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欲示意於景丑而使轉聞於齊王耳假宿之心非猶以為敬君也不敢以心言夫出用之心乎夫何景丑之見益陋於公孫丑孟子之見也乃從而譏之曰人倫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有五呂不暇詳舉也以及內而家庭言之則有父子以外而朝廷言之則有君臣一若難一邊即不陳堯舜之及人之大倫也父子以天合故以情相親而所主在恩君臣以人合故以分相臨而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故所主在敬今丑第見王之致敬於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如大倫何孟子驚漢齊人句直是愧殺無數齊臣曰惡子謂我不敬王是果何言也夫敬莫大於陳仁義彼齊人但奔走承順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德之不美而不言也其心蓋曰是君也何足與之言仁義也云爾則是不以聖哲望其君而以庸愚待其君其不敬王莫大乎是若我則非堯舜仁義之道不敢以陳說王前是我尊君為堯舜乃敬君之至

父召君召

景子節旨

玉藻云父命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呼唯而不諾

禮玉藻篇亦是以父子例

手執業則投

君臣只重不侯鴛上聲速

之食在口則

而恭曰唯聲慢而緩曰諾

吐之走而不

在官謂朝內孟子居賓師

燭○凡君召

之位景子以臣禮律之孟

以三節二節

子未暇與之深論此下但

以走一節以

詳明不可召之意却亦重

趨在官不侯

賓師論也

屢在外不侯

豈謂節旨

車註節以王

自引曾子以下皆明王不

為之君召臣

當召已之意彼以其富四

有二節時有

句仰富爵而伸仁義不儀

一節時故合

相當而已是或一道非疑

云三節也

辭實作自重之道看達尊

本意

聞王命而遂不果

不果是不

果決於朝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禮指君命召不侯鴛

如此

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侯屢在外不侯車

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敬王者非此不以仁義

與王言之謂也但律之於禮而有所未盡耳禮曰父召唯而無諾君命召不侯鴛而

行是急趨君命之禮自有君臣以來則然矣今子固將朝也聞王命來召而遂不果

宜與夫不侯鴛之禮若不相似然故我謂予不敬王也

蓋景子徒知以禮律大賢而不知賓師不與臣同也

○曰豈謂是與

是指不應召

曾子曰晉楚之富

富兼

不可及也

不可及言

彼以其富

富兼

不可及也

不可及言

彼以其富

是指不應召

曾子曰晉楚之富

富兼

不可及也

不可及言

彼以其富

富兼

不可及也

不可及言

彼以其富

是指不應召

善天下

彼以其富

爵是勢

我以吾義

義常伸物表

之至富

彼以其富

位之榮

我以吾義

義常伸物表

之至富

彼以其富

位之榮

我以吾義

義常伸物表

齒

祭義曰有虞

氏貴德而尚

齒夏后氏貴

齒而尚齒殷

人貴齒而尚

齒周人貴親

而尚齒虞夏

殷周天下之

盛王也未有

尊卑者年之

貴乎天下久

矣次乎事親

也

一段雖解曾子之意然却字以當然

而曾子言之

是或二道也

天下有達尊

發出自己話輔世不但佐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君兼扶翼世道長民不但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育民兼表正民風下不可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召之臣即此人也分明是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齒夏后氏貴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齒而尚齒殷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說惡得有二句不是將齒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德抵他底爵正謂爵在王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亦須佐之以德纔得為堯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舜重德上齒只帶言慢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王但有一爵耳安得

三達尊三便見不

爵一爵是

齒一齒是

有年德

一德是有

朝廷莫如爵

朝廷是貴

爵之地

鄉黨

莫

貴之地

鄉黨

有也不召之臣四字一連
是臣之道德身分本不可
有所不召之臣
必有是決言其有欲有謀焉則就之
是臣之道德身分本不可
召所字就君心言有非其
言道以不如是
如是指有不足與有為也
是臣之道德身分本不可
人莫與屬者不可輕看謀
所施言不如是
如是指有不足與有為也
是臣之道德身分本不可
即大有為之謀有謀則就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
謂夫唯君不可以爵而慢齒德也故從來將大有為者
帶上文說尊德樂道不如
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謂為之君必有所敬禮不召之臣如於民社之事欲有
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
謀焉則就見而諮之夫為臣者必欲其君之致敬盡禮知是者豈自為尊大哉蓋君
也尊有崇奉遵依意樂有
必如是其尊德樂道乃可有為若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之有為也此土之
愛慕殷勤意不足與與字
所以不可召而大有為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是賢人之心度其君如此
之君必不召乎土也
學如治道之訪臣如阿衡之任
可見土必欲君就見者正
不勞言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是成就其君處
王其易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
故湯節旨
以為臣
此證上節學焉後臣尊德
樂道也不勞而王霸足與
大有為也臣非卑之之辭
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註
先後字善看
類此
○今天下
指當時
地醜德齊莫能相尙
此德字以所就功業言言無他
緣此
好臣其所教
此臣字作
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此臣字作
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
此與上節一正一反惟其
故好臣其所教
便令看
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此臣字作
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
無不召之臣所以不能成
所從學者也
者無他故也以其皆好臣其趨走承順而為已所教之人而不好
其大有為耳所受教數字
所從學者也
者無他故也以其皆好臣其趨走承順而為已所教之人而不好

正從上學字生來

湯之節旨

此申上引湯桓結明齊王

之不敢召

先變後臣說

管仲且猶不可召

且猶二字有

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此句孟子

暗指自己

總言之則

此承上

之意

之意

管仲恐落丁自己地步故

有志於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

借管仲且猶句跌出不為

伊尹意

者故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主承順為恭而以書難陳善為敬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

講

夫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

仲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與霸佐不同又以終非堯

舜之道不敢陳之意不敢

召是就人君尊樂說不可

召是就賢者道德說

且猶不可召況志伊尹之志而與管仲於不足為者顧可召而見之乎不可召而召

之王之不能尊德樂道也我之聞命中止亦欲以不

補

言不可召以臣品言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召是就賢者道德說

且猶不可召況志伊尹之志而與管仲於不足為者顧可召而見之乎不可召而召

之王之不能尊德樂道也我之聞命中止亦欲以不

補

言不可召以臣品言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召是就賢者道德說

陳臻章旨

百鎰

一鎰二十兩

一百鎰二千

兩也

此章見君子之辭受一裁

以義問答俱重齊魯孟子

之答皆是句是綱下三節

詳言之

陳臻章旨

陳臻之問重在不受齊餽

上蓋以其不與宋薛同受

也若把辭受兩平看便非

本旨必居一只頂非字說

臣其抱道自重為已所受教之人此則無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

此承上

之意

之意

之意

之意

不召之臣矣亦安能相尚而大有為也耶

且猶二字有

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此句孟子

暗指自己

總言之則

此承上

之意

之意

之意

之意

有志於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

借管仲且猶句跌出不為

伊尹意

者故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主承順為恭而以書難陳善為敬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

講

夫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

仲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與霸佐不同又以終非堯

舜之道不敢陳之意不敢

召是就人君尊樂說不可

召是就賢者道德說

且猶不可召況志伊尹之志而與管仲於不足為者顧可召而見之乎不可召而召

之王之不能尊德樂道也我之聞命中止亦欲以不

補

言不可召以臣品言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召是就賢者道德說

且猶不可召況志伊尹之志而與管仲於不足為者顧可召而見之乎不可召而召

之王之不能尊德樂道也我之聞命中止亦欲以不

補

言不可召以臣品言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召是就賢者道德說

且猶不可召況志伊尹之志而與管仲於不足為者顧可召而見之乎不可召而召

之王之不能尊德樂道也我之聞命中止亦欲以不

補

言不可召以臣品言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哉景子可以自悟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

於齊猶

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

餽送

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是

宋

宋

宋

宋

宋

宋國鎰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

薛是

前日之不受是

前日指在齊是

則今日之受非也

作宜不愛言

則今日之受非也

則今日之受非也

則今日之受非也

則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指在宋薛

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一指非邊此

指受不受言

指受不受言

指受不受言

指受不受言

指受不受言

指受不受言

指受不受言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

陳臻見孟子周流列國辭受不同遂疑而問曰

上蓋以其不與宋薛同受

言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言夫子前日之於齊也齊王餽夫子以兼金一百

也若把辭受兩平看便非

鎰乃辭而不受及其於宋也宋君餽夫子以七十鎰顧不辭而受其於薛也薛君餽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也若把辭受兩平看便非

鎰乃辭而不受及其於宋也宋君餽夫子以七十鎰顧不辭而受其於薛也薛君餽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本旨必居一只頂非字說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夫子以五十鎰亦不辭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於齊者

皆是節旨

陳臻止就事迹較量孟子

則以義理斷制皆是只作

無非看亦重辭齊邊註義

字自在是字中

此明受宋餽之是行者必

以驢古有其禮也有遠行

有戒心但是有處之餽

在薛節旨

此明受薛餽之是只說聞

戒餽金意未出故又自補

一句以對上行者必以驢

乃倒裝文法蓋已出薛界

非薛令所能行只得借金

為兵餽也

若於節旨

此明不受齊餽之是處即

處物為義之處有處無處

全主自家說不重他人有

為是則今日之受於宋薛者非也若今日之受於宋薛者為是則前日之不受於齊

者非也天下無兩是之理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然則陳臻拘其迹而不揆諸義也

補今日之受非謂其似近於傷廉前

孟子曉之曰辭受何常惟義之歸

吾之不受與受皆是而無非也

此句說辭曰餽驢此句方

送行之禮辭曰餽驢此句方

去宋而有遠行之事凡遠行則必以物為餽驢之禮故宋君之致辭曰餽驢有

餽驢之辭則予於宋為宜受何為拒之而不受此吾之所以受於宋首是也

在薛也予有戒心對下看亦

為不受此句亦正王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

為不受此句亦正王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

備之心不得不設兵以防之而薛君之致餽其辭曰聞子有戒心也故為兵備

而餽之則子於薛亦宜受也何為拒之而不受此吾之所以受於薛首是也

於齊則未有處也若於二字從上三節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貨是以利

君子孟子而可以貨取乎取猶言言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處也取猶致也

暗指自已而可以貨取乎取猶言言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處也取猶致也

若前日於齊之時則無有遠行戒心之事而未有處也無所處而餽之以金既

非為驢又非為兵是誘我以利而貨之也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以貨取而致之

焉有君子

焉有君子

辭上貨字活下貨字死取者乎此吾之所以不受於齊者亦是也子補說統云此章問答全為是羅致羈縻之意焉有可易得以宋薛之受而律我之不受於齊哉齊發而借宋薛形之以字最記得斬截

平陸

平陸章旨

○孟子之平陸之往也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軍法五人為伍而以下土一人一

廣輿記平陽府有平陸縣大夫春秋時列國後一節諷齊王以知罪使臣不得諉其罪於君

此章見君臣皆當以恤民為職前三節諷距心以知罪使臣不得諉其罪於君土戰士也伍行列講當時齊國失政民不堪命一日孟子之平陸之邑乃設諷而謂

相滅多以其君不得諉其罪於臣但責師之時一日而三失其行伍之列則殺而去之否乎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則

地為縣則縣距心總以責齊王救平陸

距心答曰失伍離次法所必誅一之為甚何待三也

受縣下大夫

平陸章旨

字承不待三來失伍以比凶年饑歲凶年是水旱疾疫之類予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戰

意重三失字一日二字亦

水道壑是深谷有水處壯者散而之四方者散之四方幾乎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雙枝曰戟單枝曰戈戟長

然則節旨

得為也此指上死散言非得為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講

一丈六尺

上節只引起此節然則句在養民今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者則飢餓展轉於溝壑之中壯者則離散而之四

接略甚緊大夫職在牧民方以執食者幾于人矣民之失所如此子之失伍也不亦多乎大夫猶未悟其失補

如戰士之行伍一般凶年也曰民之死散距心非不憫之相賑恤民窮柄不由下此非距心之所得專為也補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

意註王之失政句宜渾

今有節旨

兩為之一樣

求之與不得

則反諸其人乎

反是還其人抑亦立而視

受人十羊一段意已含在

其死與

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為草也孟子

申明之求字須味見權雖

孟子又責之曰子亦安得以不得自專之故而辭其失職之罪哉蓋為君牧民猶

不在我不敢不求也求牧

為人牧牛羊也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地與芻草以養

令就地食草芻則又利而

之矣使求牧與芻而不得是不得專其牧牛羊之任也則將反牛羊於其人乎抑亦

儲之以補其不足日飼於

立而視牛羊之死與子試思之子之為王牧民何以異此距心乃陪曰牧民而不知

牧夜飼以芻故作兩項此

預求所以養之而又不能辭其事而

字正承立視其死言不重

去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容辭者也

責其必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

距心雖引罪不遑然不聞

相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轉為民請命故孟子他日

人之罪也

見王以代之請也舉五人

此字兼使民失所與

之失職特其所知者耳全

為都治邑也邑有牛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

齊之民皆平陸也為王誦

言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

之句是通章喫緊處九重

曰王之為都而治民者臣所知識有五人焉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

在為王二字蓋臣者王之

使之以已責距心之言與距心所以自責之言一一為王誦之欲以諷曉王而

臣民者王之民故不曰為

則寡人失政之罪也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各任罪如此惜乎其無改悔之實也

臣為民而直曰為王誦也

謂是子之辭靈巨而請士師

其如王止知認罪而不能

似也

指之實政何哉

謂蜚章旨

此章見守官守道各有不同蜚章可以去則去孟子可以久則久也

謂蜚節旨

辭靈已含官守意請士師含言責意似也乃略迹而諒其心也下句正解之數

月二句是激之使言不曾諷之使去

諫於節旨

上句見其盡事君之忠下句見其得守已之義

齊人節旨

為蜚章善者謂一諫而事君之義著一去而守身之節彰也自為吾不知重孟之言遂述以告孟子

子不能去邊

公都節旨

以告是告以齊人所譏之去言也毋亦齊人見乎

也此正辭靈已而請士師本心

今既數月矣數月是言其久未可以言與

從數月中說來巨蜚章正是激之使言言齊大

夫也靈已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諫孟子謂齊之大夫蜚章曰子之辭靈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巨之區而請為士師之官其所為近

似有理也為士師刑官而近王王有刑罰之不中者可以言而諫之也夫既為可以言而請宜朝入官而夕進諫也今既數月矣近君之久聞刑罰之得失不為不詳矣

而猶未可以言與何○蜚章諫於王而不用是不聽其言致為臣而去致是還其官於君言猶

齊人曰所以為蜚章則善矣善是為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吾不知只是微刺之意言道不行

而不能齊人因此而譏孟子曰蜚章之一諫一去有盡言之忠無荷祿之恥此皆去也孟子教之也所以為蜚章諫者則善矣乃其道不行於齊而不能勇於一

去所以自為謀者則吾不知也齊人蓋以去就之常○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

道律孟子於蜚章耳而不知孟子之所處與章異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去是行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去亦是行已志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此自處實則吾進退進字照上諫於王退字照上致臣而

豈不綽綽有餘裕哉綽綽餘裕俱是巨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綽綽有餘裕意也孟子居實師之位未

吾聞節旨

此正明不去之故上四句引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謂守者當盡其職苟君制之而不得專其職則有引起下三句官守言責其去而已有以言為責者當盡其言苟君違之而不得行其言則有去而已）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皆不容苟者人臣之義當如是也今我在齊既無官守之寄亦無言責之任也則吾言之從違兩則去見一毫進退之際固非常法所得拘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可見（雙峰饒氏曰賓師寬展不得正與綽綽有餘其為蜚蜚者臣道也其自為者師道也殆非齊人所能知者矣）從容規諷以漸而裕相反進退就指去與不入如朋友相似孟子於齊墨竟去但寬得些去孟子明已之無官守言責可以不以官守言責者逼退縱不得當下便休

綽有餘裕耳不退則進故以進字帶說

為卿章旨

蓋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水縣西

此章見待小人之道不惡而嚴與之同使不惡也不與之言嚴也陽以存忠厚之意陰以維道義之防全蓋以王驪非可與言之人故孟子不與言耳

為卿節旨

孟子出弔於滕不書王使

尊賓師也王驪輔行特書王使重孟子之副也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只

反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是究遠驪之由

曰天既或治之

或指有司治之指行事

子何言哉

見不待王驪言

王使重孟子之副也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只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

公孫丑疑而問曰凡人或勢分相隔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

治孟

子意反齊滕之路

反兼往字在內

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

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孟子為卿於齊卿是客卿木受祿者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

見是欲親

蓋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水縣西

此章見待小人之道不惡而嚴與之同使不惡也不與之言嚴也陽以存忠厚之意陰以維道義之防全蓋以王驪非可與言之人故孟子不與言耳

孟子出弔於滕不書王使尊賓師也王驪輔行特書王使重孟子之副也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只

反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是究遠驪之由

曰天既或治之

或指有司治之指行事

子何言哉

是不言使事以示不與小人其事之意耳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齊卿節旨

齊卿四句見驢可以與言

夫既或治之亦是實話註

有司當非一人不指驢說

有司微故或之子何言哉

見不須更與驢言也

自齊章旨

此章見慎終之道然後盡

於人心句最重曰悅曰校

能盡其心也不以天下儉

其親乃所以盡其心也經

是解木若以美然之疑

目齊節旨

當時墨教盛行世風趨薄

元虞疑孟子葬親之厚亦

必有道故發此問嚴是喪

事勿勿也以美就木之堅

厚說

王驩大夫攝卿位以佐夫子其位不為小矣自齊至勝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為近矣乃自往至反而未嘗與之言所行之使事其故何也孟子難以明言姑託辭以曉之曰我與彼奉命而出若事有不治與之其議可也今出使儀文禮節彼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子又何言之有哉

孔子與陽貨言之意

○孟子自齊葬於魯

葬魯是母死而歸葬反於齊也

止於贏止宿

右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

不肖前日是治喪之日不肖是言無治事之才

使虞敦匠事敦是喪事

嚴是喪事虞不敢請

有疑不

今願竊有

請也問以釋疑

木若以美然其過厚意

孟子弟子齊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

棺木也以已通

孟子為卿於齊有母之喪乃自齊而歸葬其母於魯及喪畢而

反於齊未至國都而止於齊之贏邑左虞請而問曰前日夫子不

知虞無治事之才使虞敦治匠事當時喪事嚴急虞雖有疑於心而不敢請今喪事

畢矣虞願竊有請也彼向者所用之木似若太美者然蓋隱然有惜物儉親之意而

不知孝子欲附若會意解云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舍秘贈賻得歸魯三

盡之心者矣附若月厚葬後反齊拜君賜禮也其止於贏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

夫去國踰境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

為壇位成禮於贏畢將遂反魯以終喪故有平公之見臧倉之沮

○曰古者棺槨無

度

古指上古未制禮時說此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

日七寸曰槨稱亦

自天子達於庶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厚

古者節旨

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美之疑無度只是過於厚盡者無虧欠遺憾之謂使稍有不到處便是不盡此正堆明棺七寸倅稱之之故也見聖人原情定制有如是者

不得節旨

此節說已所以美其末之意上二句輕不過設言以起下文則不得自是泛說葬禮下得之方指定棺倅七寸更加以有財如何可獨不用之重有財上以為悅猶俗言如意

且此節旨

上節只就人子說此節更就化者說直欲無使化者土親膚愈見子心之不可不自盡也

吾聞節旨

人達是通達包有非直為觀美也也直但然後盡於人心盡人心是滿足也度厚薄尺

周公制禮時也倅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制且土古之時棺倅無尺寸之度至於中而周公制禮倅止用七寸而外棺之倅稱之斯制也上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皆得用之蓋欲其堅厚久遠非直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也必如是而後足以盡人子報本之心耳然則前日之木槨之古制而合反之吾心而安又何嫌於過美哉

以為悅無財是限於財得之為有財得之是分所得為古之人皆用之古之人指周

之人力而用棺倅之人力用謂用棺倅之美以盡其心吾何為獨不然獨字與上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

而倅使禮法不得為則限於分固不可以盡其心而為悅也即禮法得為而無財用則限於力亦不可以盡其心而為悅也若得之禮制而又為有財此正人子可

以為悅之時占之人皆用之而從厚吾何為獨不然哉棺倅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且此化者無使七親膚生變為死曰化

於人心獨無悽乎悽是快足也此獨為也化者死者也悽悽也言為死者不使無悽意

且夫事死如生親子一體木之堅厚久遠實為化而死者無使土親近其肌膚

此其所以盡於人心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君子指仁人孝子言儉是憐意得為而不自盡

於人心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君子指仁人孝子言儉是憐意得為而不自盡

上喻

韓非子云子

喻與易王之

子姬姓召公

之罪只發明可字下節就

方數千里持

戰數十萬不

安子女之樂

不聽鐘石之

聲而不理旁

池臺榭外不

事釣弋田獵

又親操耒耜

以修畝畝子

喻之苦身以

也雖古之所

此只反言以結上文意述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不自盡則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所聞君子不薄其親正以物而薄於吾親也(讀)矣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蓋親為重則物為輕也然見已當厚於親也不儉所則吾之治喪亦求不儉此節仍含得包者廣不專指棺槨言以於親耳豈失之太美哉(補)之有財二義猶為也

沈同章旨

此章見天討之不可私上

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

之罪只發明可字下節就

方數千里持

戰數十萬不

安子女之樂

不聽鐘石之

聲而不理旁

池臺榭外不

事釣弋田獵

又親操耒耜

以修畝畝子

喻之苦身以

也雖古之所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是燕王不得與

子之不得愛燕於子喻

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

命亦字對私

而私愛之於子

受之指

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

是字指以爵

何以異於是

是字指以爵

何以異於是

何以異於是

何以異於是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是燕王不得與

子之不得愛燕於子喻

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

命亦字對私

而私愛之於子

受之指

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

是字指以爵

何以異於是

是字指以爵

何以異於是

何以異於是

何以異於是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是燕王不得與

子之不得愛燕於子喻

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

命亦字對私

而私愛之於子

受之指

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

是字指以爵

何以異於是

是字指以爵

何以異於是

何以異於是

何以異於是

者其勤身而末嘗一字及齊
勸齊節旨

此矣然而子彼然而伐以上言已未嘗
增身死國亡有勸齊伐燕之語彼如曰
奪於子之而以下正言所以不勸齊伐
天下笑之此燕之意其前以私晉人為
其故何也無喻此以私殺人為喻各從
他不明乎所其類也不是坐定齊非伐
以任臣也

燕之人假令齊能如湯武之暴

便是天吏孟子以伐燕為虐言何為勸之哉
可即孔子討陳恆之意但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
不非這樣伐耳以燕伐燕其父兄虐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猶以暴易暴也說統云此遂伐燕或人因而問曰夫子勸齊伐燕有諸孟子答之曰我未嘗勸之也彼謂我勸
章當以天字為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
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

燕畔

燕人章旨

齊王令章子此章發古今處過之異以
將五節兵以警交過之非上二節賈曲
伐燕燕君噲為齊王解慙下一節因其

末是未勸沈同問燕可伐與否應之曰可此是述前之間答以彼然而伐之也臣然是信
原或人致疑之由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孰是指燕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是
奉行天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人可殺與人字
彼如曰孰可

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士師是奉行
君命之人今以燕伐燕以燕指齊之暴

虐言何為勸之哉勸字繳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
轉正面言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

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
其父兄虐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遂伐燕或人因而問曰夫子勸齊伐燕有諸孟子答之曰我未嘗勸之也彼謂我勸
章當以天字為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

代亦未嘗為齊謀也豈意彼之君臣遂然言而伐之也惜乎彼之不能復問吾亦
未嘗盡其說耳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必奉行天命為天吏者則可

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以正其罪而伐之如今有無故而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之人其罪可殺與則將
應之曰殺人者死其罪有可殺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必奉行國

法為士師者則可以案其罪而殺之夫燕固無道而齊亦
未為有道今以齊伐燕是以燕伐燕也吾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畔是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慙是愧其未用王齊破燕後二年燕人
背齊王曰吾甚慙於孟子孟子勿取之言言其立太子平為王

燕人畔畔是王曰吾甚慙於孟子孟子勿取之言言其立太子平為王